老家的红糖

金 烽

几天前，一位朋友带来了一小盒精致的红糖，告诉我这是传统工艺，土法熬制、酥脆可口、甘润心田。细闻之，一股熟悉的香甜扑鼻而来，不禁让我回味起儿时老家的红糖。

每到初冬时节，便有一种甜蜜的兴奋，上学途中会经过一大片甘蔗林，薄雾蕴蕴的甘蔗林有一种神秘，也有一种迷恋。犹如诗人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去青纱帐！北方的青纱帐啊，你至今还这样令人神往；想起了青纱帐，我怎能不迷恋甘蔗林的风光！南方的甘蔗林哪，你竟如此翻动战士的衷肠。”

放学路上，我们会偷偷钻进茂密的甘蔗林，没有诗人的情怀，只有果腹的欲望。咔咔掰断甘蔗的声音，最怕惊动甘蔗林里劳动的大叔大婶，否则甘蔗就会变成棍棒，打得我们抱头鼠窜。往往过几天，大人们就发现他家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会不停的念叨是哪家的小兔崽子偷吃了我的甘蔗。有时为了掩人耳目，会将偷来的甘蔗用细沙合着溪水擦洗掉蔗灰，仿佛变成了一根根芦竹，走在回家的路上“堂而皇之”啃食。其实满嘴的甘蔗黑灰和蔗汁在肚里咕咚咕咚响，早就暴露了我们的行踪。据说啃食甘蔗会美容健齿，我的老父亲古稀之年还能日啃甘蔗三根，我也时常买来甘蔗啃食，既解馋又健齿，何乐而不为?据母亲讲我从一两岁开始就能啃食甘蔗，工龄已然不浅，所以每遇甘蔗，牙齿就痒痒。我甚至还悟出一个道理：“宝剑锋从磨砺出，健齿还须啃甘蔗。”

甘蔗虽甜，但都不如加工后的红糖香甜。立冬之后，甘蔗甜度达到极致，收割甘蔗的季节到了。大人们拿着专用的铲刀，一片片放倒笔直的甘蔗树，青纱帐瞬间失去了神秘，孩子们的乐园也转到了糖坊。生产队里有几个糖厂，离村小学都很近，榨汁机日夜不停的轰鸣声会淹掉我们的读书声。每天放学后，撂下书包定会第一时间到糖厂转悠，有时趁大人不备偷偷抠点挂在糖砖纸外的小红糖，直接放在嘴里，入口即化，瞬间甜到胃肠，那个美呀，至今令人回味。

糖厂工人都是平日里种地的大伯大婶，系上围裙俨然一副产业工人的派头。制糖程序简单而又考究。甘蔗送进糖厂，像堆砌柴垛一般状如小山，工人有序将它们分批塞进榨汁机，经过缓缓压榨，噼噼啪啪的破碎声使甘蔗汁涓涓流下，蔗渣则卷向机器另一头，形成新的柴垛，一堆堆蔗渣松软而富有弹性，小伙伴们常在上面打滚嬉戏，乐不思归。

甘蔗汁万涓汇流成一池甘泉。此时，火炉工拿着长长的铲子会及时添加燃煤，烧旺整个生产链条，也烧热一池甘泉。经过沉沙去浮沫后的蔗汁会分批次舀入炼糖锅内，不断向前移动精炼。操作台镶嵌的炼糖锅一字排开，十余口大铁锅紧紧相连，糖水每往前移动一口锅，就变得越来越浓稠，也越来越红润。炼糖师傅时刻搅动并研判糖水的成色，特别是最后关键的几口炼糖锅，一般是由糖厂有经验的老师傅掌管和把握。炼糖锅前原则是不允许小孩靠近的，一来危险，二来碍事。但我们有时也会厚着脸皮去到炼糖前线参观，并不是对炼糖工艺有多好奇，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诱人的“牛筋糖”。

糖水经过蒸煮，颜色愈发黑红，老师傅一声令下，糖水及时起锅，几个工人快速舀入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冷铲锅内，另外几个工人立即用铁铲翻转糖水，直到糖水变得凝重。工人还会时不时提起铁铲让糖水自由落下，查看冷却的状态，决定是否停止冷铲。所谓冷铲锅就是让红糖水慢慢冷却的大铁锅。冷却环节是制糖最关键的一步，如若冷铲环节偷懒，做成的红糖会发黑变硬，只有慢慢铲搅冷却制成的红糖才会翻沙红润，这就是现在工厂化生产的红糖不松软香甜的原因。

将糖水从最后一口炼糖锅舀到冷铲锅，糖水会滴满锅台灶沿，滴落的厚厚一层糖水会慢慢凝固，这就是小时候最爱吃的“牛筋糖”。等到大人们将每一轮冷铲完成，倒入一排排垫好牛皮纸的红糖模具内后，灶沿上的牛筋糖早已成型。这时老师傅会用小铲铲些下来，揉捏成团，给我们几个小孩。看着手里软软绵绵的牛筋糖，一天的守候顿时化作满脸笑容，快速飞奔出糖厂，向着院子里的伙伴炫耀，如若心情高兴便舍与他们一小点，那种获得感简直爆棚。

牛筋糖其实与现在满街叫卖的麻糖相似，劲道坚韧，糖热时软弹而可随便拉扯，糖丝细长而不断线，一旦冷却则坚硬如铁，刀砍斧劈亦难碎之。为了那诱人的牛筋糖，有时还会彻夜守候。记得有一次陪着幺爸去糖厂看守甘蔗，露天的帐篷和睡觉的被子铺在高高的甘蔗堆上，这是我一生少有的露营，尽管夜里下起了浓雾，室外更加寒冷，但心中有糖便不惧严寒，闻着蔗糖的香气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里，幺爸突然叫醒我，递给我一大坨牛筋糖，我一跃而起，激动不已，吃着牛筋糖，睡意全无，甜至天亮。

因为三峡工程建成蓄水，昔日的甘蔗地早已淹没于水下，糖厂高耸的烟囱已轰然倒下，长卧于汉丰湖底。老家因三峡移民人去院空，儿时伙伴都移民他乡。三峡移民后的家乡快速崛起一座斩新漂亮的新城，因三峡而生的汉丰湖入选“巴渝新十二景”，汉丰湖的渔舟唱晚令人留连忘返，湖中水草似细小的甘蔗林随波摇曳，文峰塔的倒影像极了倒置的糖厂烟囱，仍在酿造出库区人民心醉的甜蜜。

春节吃汤圆是南方人的传统。每到春节，母亲都会准备好红糖汤圆，大年初一早早起床，吃上一碗大大的红糖汤圆，煮熟的汤圆夹开流出红红的糖水，预示着新的一年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尽管市场上已有各色汤圆馅，但我依然深爱着最简单最纯朴的红糖，更想念着无数次在梦里甜醒的老家红糖。

（作者简介：机关干部，曾旅居巫山八载。潜心工作，热爱生活，尤喜读书和文学、书法创作，发表作品若干。）

高唐夜雨

每周一荐

李尚朝的诗

视听江山

宁静啊，荡漾啊，我在江山之间
如果我是一叶轻舟，听不见李白的猿鸣
那一定有轻风的问候，把酒临歌
那些划过水上的余波把我送远
从此过上逍遥的生活

如果万山红叶洞察了我的寂寥
我就放下想象，静静地燃烧一回
在神女峰下，起云峰前
揽几片闲云，听风声水起
看云卷云舒。一抹江山，有红有绿
有泼墨，有渲染，随大雁的长啸
送走夕阳，在传说中回首
品巫山云雨，忆万世缠绵

灯火里荡漾着一片惊叫

夜雾中的闪烁，它没有提醒
不在乎你是美女还是诗人
不在乎你爱上它的艳丽还是
流水带来的梦一样的恍惚

它复姓巫山，没来得及让你考证
就迎来一片惊叫
清风无迹，神女还在更衣
你看不见朝云暮雨
薄翼裙纱的人儿，一晃而过
今夜你是迟到的楚襄王
满城灯火，都荡漾在你的心上

最先醒来的红叶

我不能拦住每一个人
都唱一首歌，但我可以
唱给自己和身边的人
像这年十月，还是遍山青绿
我伸伸手，弯弯腰
梳洗后睁开眼睛
第一个醒来，怯怯地红着
看见三个诗人和一个画家
他们盯着一叶轻舟和两只鸟
见我独自妩媚
山水冷峻，白云闲适

【作者简介】李尚朝，巫山人氏，当代诗人。出版诗集《风原色》《大三峡那光》等多部，散文集、报告文学集各一部。诗作入选《中国诗选》《中国诗歌精选》《现代诗300首笺注》等数十种诗歌选本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等大中学文专业及选修教材。

相望绿色生命

张春燕

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路向北，走进大兴安岭，一路美景连绵，一路心飞神驰，一路放歌逐云.....

在我们视野里欢舞、延展，又跳出我们的眼帘与想象的草原，将嫩绿、葱绿、浓绿镶成的一块块绒绒的毡子，铺向天边，与蓝得透明的天空和亮得炫目的云彩相连。在绒绒的草毡上，不时有小花儿，向我们送来轻轻的、有几分羞涩的微笑，这笑颜与蓝天、彩云、湖水相交织，让人心醉神迷。

与绿草相互欣赏相互依恋的生命，是色彩斑斓、朴实敦厚的食草动物。这里有外表清秀、速度迅捷、耐力特强的中国三大名马之一的三河马；有身材高大、四肢强健、蹄质坚实，在同类中特有范儿的三河牛；有如天上洁白轻盈、飘游自如的云朵般的羊群，以及活泼可爱，特别通人性的小驴，还有众多在云彩和草地间游走、或沉稳或欢跃的生命。

在草原行走，如同在疾速变幻的季节深处穿行。眼前还丽日晴空，远天却有大团的乌云在聚集。再往前行，飞瀑般的雨滴就向我们迎面打来，如天上掉下的千万只小鼓槌，从不同方向打在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在骤然变得低暗的旷野里奏出不同材质、不同声部的混响。但车一开过这片乌云区，迎接我们的又是湛蓝的天，轻盈的云，风中摇曳的绿草。

走进“亚洲第一湿地”额尔古纳湿地。它是目前我国原生状态保持完好、面积较大的湿地。沿着格桑花夹岸的木质阶梯一路上行，走到坡顶，那片浩大的湿地就以其优美的曲线、众多的动植物、丰富的鸟类、多层次的绿色、盎然的生机，以及云雾蒸腾、霞光四射的万千气象，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走过清风、花草、鸟音簇拥的观景长廊，直感觉是在童话故事或奇幻梦境里穿行。

漫步莫道尔嘎国家森林公园。不时与小动物们不期而遇。这从天而降的惊喜，是森林这个宽仁而又幽默的大朋友送给我们的特殊礼物。这里有小鸟、松鼠、蝴蝶，还有狍子、野狗等等，各种动物穿梭的脚印，织成蕴含神秘寓意的图案，清晰、有型；各种鸟儿欢乐的叫声，汇成纯净的乡村音乐，清越、空灵、率性。

差点儿追上云彩。在草原和森林，云彩是一个个仙子，有着童话作家的想象力、诗人的浪漫和孩儿的天真，不断变换衣裳和容颜，向我们发送热情、魅惑的眼神，拉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表演。他们忽而排成长阵，如阅兵式空中梯队般调整着队形；忽而变成伶俐的小鸟，绕着太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忽儿把柔软绵长的白色丝绸衣袂联在一起，将天空变成一床又厚又白又暖和的大被子.....最让我们不舍的，是他们那晶晶蓝的、俏皮的眼睛，撩拨得我们一路追寻，眼看就要追上了，他们又换了队形，轻盈飘走。长空中回响起他们纯净快乐的笑声。

差点儿跨上彩虹。我素常所见的彩虹，是悬挂在雨后明净晴朗天空的仙桥，只能远眺，只能仰望。而在内蒙见到的彩虹，却是横跨在草原和小山坡上的一座造型别致、线条流畅的拱桥。七色光谱和晶莹水珠，在天空形成让人目迷神眩的奇幻世界。彩虹四周云雾蒸腾，草地和树木被映射得流光溢彩。直感觉要是再往前走一点儿，跟着流动跳跃的七色光跑到彩虹边儿上，就可以踏着草原这天造的绿色绒垫，跨上彩虹，飞升到向往已久的新年音乐圣殿，可以在那儿尽兴观看演出，也可以在炫亮的拱桥上，与雨珠对歌，与云霞共舞。

走进最后的狩猎部落。敖鲁古雅，鄂温克族聚居地，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多年前，这个靠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的民族，居住在由木杆、桦树皮为主要原料搭成的圆锥形房屋“撮罗子”里，过着我们想象力所不及的生活。游客可在此观看鄂温克族历史、文化展，品尝民族风味餐；听翠鸟啼、看松鼠跑、跟驯鹿玩.....“撮罗子”还在，不过大多已改变了功用，作了陈列室、表演室、特色美食及工艺品加工与销售室。我们在那儿与驯鹿零距离地对望，和它们快乐嬉戏.....

《红叶》

卢先庆 / 摄

影像世界

父亲的红叶缘

余冬梅

又是满山红叶时。

调皮的神女偷偷点燃了一簇火炬，这火炬从她的裙裾边开始燃烧，仿佛一夕之间就蔓延到了山野的每一个角落。山坡上，深涧中，峡谷里，沟壑边，悬崖旁，在任何看得见它的地方，一种炫目的红泼泼洒洒地铺展开来，把巫峡大地装扮得像一个盛装待嫁的新娘。

于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倾城出动，只为一睹红叶绚丽的美，人们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自己对红叶的爱恋。靓丽的姑娘寻一丛最红的叶，“咔嚓”一声与之来一张自拍，镜头里人面红叶相映娇；憨憨的孩子从妈妈怀里伸出一只小手来，拽下一片红叶来痴痴地看，嘴角流下一串亮晶晶的口水，红叶火红的色彩和他眸子里的星光交相辉映；恋人们在红叶丛中牵手而行，在这千万个秋天都如约而至的红叶面前许下海誓山盟。哲人们用深刻的思索书写她的深沉，诗人们用最动情的诗行赞美她的风情，文学家用最华丽的语言歌颂她的风骨。

于是，巫山的红叶就扮靓了巫峡，红出了重庆，火遍了全国，点燃了全网。

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唯恐自己被落下，唯恐被别人认为不懂美，被认为不会欣赏美，竭力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红叶的喜爱。

但，有一个人却无法理解人们的这种痴狂，他总是面对着满山川流不息的游客，不解地自言自语：“不就是黄栌子棵棵迈，有么里好看的呢？”（注：“么里”是巫山方言，“什么”的意思。）

这个不懂欣赏红叶之美的人，就是我的老父亲。

在他的眼里，黄栌子就是一种可以替代煤炭和秸杆的燃料，它富含油脂，很容易就能点着，燃起来火力很旺，烧得也很彻底，从叶到枝、杆，再到树蔸，都不肯留一丝残渣。它是上好的柴火，曾经无数次为我们煮熟三餐，无数次为我们温暖寒夜。

在没有钱买煤做燃料的那些年里，山上就有这取之不尽的柴火。老家贫瘠的山里很难长出高大的乔木来，但这样的黄栌却不少，一到春天，便满山满沟蓬蓬勃勃地葱茏起来，把整座山都变得生机盎然了。不过，林少人多，每一个放牛娃的腰里都别着一把砍柴弯刀，每一个上山干活的人们的背篓里也放着一把镰刀，在放牛的间隙里，在干活回家的路途中，顺带割一捆黄栌子回去，一家人一天的柴火就够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割，大捆小捆地背回家去，还等不到秋天，那些茂盛的黄栌们，还没来得及展示她绝美的容颜，就化成了一缕一缕的轻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飘了出来，消散在了群山之间。

在这样毫无节制的砍伐下，整座山很快就被剃成了光头，别说是黄栌树，就连茅草也被连根拔起。有人就扛着锄头上山，满山满沟去寻黄栌树蔸，很快，连树蔸也消灭殆尽了，山上只余下黑洞似的树坑、满山的碎石子和满眼的荒凉，来面对秋的寂寥和冬的肃杀。

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大自然总会给人类留下无限生机。来年春风吹来的时候，销声匿迹了整个秋冬的黄栌，好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一夜之间就又铺绿了每座山头。

当封山育林的宣传标语刷满田间地头并一步一步深入人心，上山砍柴的人逐渐减少，以煤代柴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再后来，三峡大坝投入使用，电力供应越来越充足，人们开始用清洁的电能来替代污染严重并给生态造成极大危害的柴火；随着农村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锐减，柴火的需求量也随之锐减。到如今，“上山砍柴”已经成为了人们相互调侃戏谑的玩笑话了。

曾经光秃秃的山头，慢慢地又披上了绿衣，黄栌一年又一年快乐地生长，一点一点地红了山头，满了人眼，醉了人心。

只是，我的老父亲的心还在那些岁月里流连，他没有学会欣赏红叶的美，并且，可能永远也学不会了。好在，他的那些辛酸的记忆都已成了一片风干的红叶，飘落进了大山的怀里。

【作者简介】余冬梅，巫山县作协会员，发表作品若干，现供职于巫山白坪中学。

宁河峡韵